

职场励志

美商独资公司睿智无限中国区首席代表突然离职,主管销售的副总拉走一批团队和客户另起门户,剧中远在美国的总经理束手无策,市场总监夏青青临危受命,挑起公司发展重任,公司危机变成夏青青的个人机遇。职场中的人都会遇到各种选择,从一家公司跳槽到另一家公司,从一段情感“跳槽”到另一段情感。如何选择?选择的标准是什么?是诱惑还是疑惑?夏青青的故事,或许可以给她比她更年轻的人一些借鉴。

张博文所在的公司受了重创

睿智公司目前看起来,简直是一片荒凉。人都走得差不多了,很多原来的家具设备办公家具等,都被廉价拍卖。常常有人进来看看家具什么的。大部分的员工都已经离职了。夏青青为部门里几个工作不到一年,但是表现很好的同事多争取了一个月补偿金作为特别补偿。

作为最后一个离职

的员工,夏青青眼看着人一个一个离去。吃了一次又一次的送别饭,看着一群一群的工人来把家具搬走,终于,睿智公司在中国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了,夏青青这才出了一口气。

好久没有这样放松地在家休息了。这几年来,除了五一、十一、春节这样的国家大假,她几乎从来没有休过年假。虽然偶尔她也会有点沮丧,觉得自己的生命永远都在被工作所派遣,永远都是在追着工作跑,好像一只陀螺,不停地被抽打着,被迫不停地转。可是大多数时候,她连沮丧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些年来,支持她努力工作的因素只有一个——责任感。夏青青其实很明白,大多数时候,做什么工作,去到什么地方,都是机缘巧合的,大部分人都不能够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,世界上没有那么理想的事情。但是,对任何一份工作,你可以不热爱它,甚至厌倦它,但它是你生存基础的时候,老板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你的上帝,所以,既然你因得到了老板给你的薪水才能去买房买车子买你想要的东西,你就离不开它,你要依赖它才能维持你的生活。那么,你就要把老板为之付给你薪水的事情做好。这样就叫做公平。

既然终于有了时间休息,夏青青就很珍惜这段时光。想看书就看书,想逛街就逛街,夏青青的朋友们都觉得这天她很明显地滋润了起来。眼底的黑眼圈变淡了,眼里红色的血丝不见了,皮肤恢复了光泽,头发也变得顺滑起来。郑磊每次见夏青青,都觉得眼前一亮。心里暗自想,女人要养,这是真的。他心底真希望夏青青不要再找工作了,就这样每天看看书,上上网,逛逛街看看影碟写点东西。

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来就来。仿佛一夜之间,美国就倒下了。接着就好像是多米诺骨牌,众多大公司一个接着一个纷纷倒下。中国的公司也受了很大影响,很多企业不是裁员,就是彻底关门。还有不少韩国老板干脆趁着天黑偷偷溜走,剩下一批无辜的员工天天在门口抗议讨薪水。社会乱了,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?人人都无奈。

张博文所在的公司受了重创。先是公司的资金链出了问题,好几个大客户都濒临倒闭,应收款收不上来,公司的海外投资也几乎血本无归,于是现金流成了最大的问题。可是公司还是要面临庞大的运营成本,这让公司已经不堪负重。这些天,董事会连夜开会,终于作出财政紧缩的决定。按照平均各部门人员削减1/3的标准,整个公司公布了200人的裁员计划。

消息宣布以后,公司上下开了锅,人人自危。张博文越来越感觉到公司里紧张的气氛,不得不加倍小心,不要出了纰漏。然而,百密总是还有一疏。有一天,在一个所有高层都要参加的例会上,老板居然为了张博文手下两个经理报账的事情,大发雷霆,直接把报账单扔到地上,还把桌子拍得啪啪响,当场就命令张博文清算部门费用,同时部门的人员需要砍掉一半。

在张博文的职业生涯里,还是第一次被老板这样责骂。不仅面子上过不去,自尊心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。看着老板那张冷漠不近人情的脸,张博文盯着他的眼睛,却发现老板眼睛里有一丝得意。这丝得意让张博文猛然醒悟,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板预谋好的,做一场秀给他看。目的不言而喻,就是要逼着他辞职吧?张博文想到一句话,“出来混,迟早是要还的。”

熟悉张博文的人都看得出他这些天的郁郁寡欢。自己的手下减少了一半,任务增加一倍,费用减少,加上经济不好,客户工作更难做,所以部门业绩也越来越差。而他投资的股票和外汇也全部被套牢,资产缩水了70%。刚投资的一套房子,赶上了经济危机,每平方米已经跌了2000元。虽说表面上看不出来,可张博文内心有些恐慌。整个人的气势也低落了下来。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人坏了风水,要不然怎么诸事不顺,甚至连喝水都塞牙呢?

周末的夜晚,张博文加班到11点钟,筋疲力尽回到家。洗了澡,打开音响,倒了杯红酒。高脚杯在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分外寂寞。张博文闭上眼睛,脑子依旧纷乱。不知怎的,过去的事情就一幕一幕在眼前晃起来。很多画面里有夏青青的脸,想着想着,张博文就想起夏青青和她的诸多好处来。



生财之道

老康无权无势又年轻,坠入人生谷底,绝地反击,三年成为百万富翁。他做的事,都没有难度;他遇到的机会,是我们天天都碰到的机会;他靠最平庸的方式,经过3年坚持,最终成为百万富翁。老康成功的奇特之处,在于他做的事没有任何奇特之处!从老康身上,你将学会那些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都有的“特异功能”:从日常生活中认出遍地发财机会。一旦你拥有这种“特异功能”,发财好比例行公事!

我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收益

2007年1月29日 星期一 多云

弟弟的电脑维修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,每个月都入不敷出,基本上都是我帮他贴钱。腊月初,我对弟弟说:“干脆还是合在一起做算了。”弟弟有些犹豫。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个结。在我生病刚出院不久,弟弟作出了和我分家的决定,而那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。

我虽然理解他的决定,但他自己似乎有些负疚感。分家后,我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方面的事,就像没发生过一样。弟弟最终还是同意了合伙的建议,但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崩溃。他说:“不是我想和你合伙,是你硬拉着我合伙的。”我懂他的意思,现在我能养活自己了,如果他主动和我合伙,显得他势利。

我笑笑说:“本来就是我想和你合伙啊。别想这么多,想想我们俩和别人打架的情形。”兄弟就是兄弟,但兄弟也是人,不能因为我们兄弟,就不允许对方有一点儿私心杂念。我们欣然给弟弟一半的股份,让弟弟负责联系上游商家,我负责销售。

联系上游商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们做的东西实在是太杂了,只要客户需要,什么都卖,这其实对弟弟是个考验。一旦有客户找我买东西,他得以最快的时间把东西找回来。没有任何库存,纯粹买空卖空。好在弟弟和我一起这么久,对其中的一些门道也非常清楚。

有弟弟在后面支撑,我就专心到外面跑业务。我们跑业务真的是跑,用腿;但又不是真的跑,是走,走路。一般我都会坐公交车到一个大概的地方,然后下车步行。遇到有可能产生业务的地方,就停下来问一下。这其实与一个乞丐没

啥区别。乞丐是明目张胆地乞讨,而我们只是披了一件做业务的外衣,本质上没什么不同。

2007年2月6日 腊月十九 星期二 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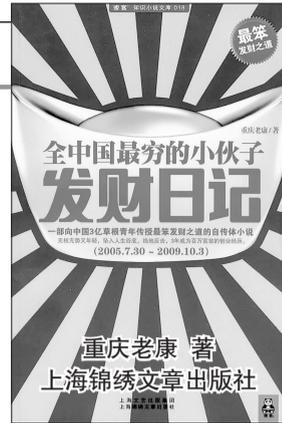
转眼已到了年底,我开始盘点这一年的收益。有一些应收款没有收回来,还有两个客户直接消失了。扣除所有的应付款后,我手上的现金有一万两千多元。手里拿着钱,心里五味杂陈。

一年来,风里来雨里去,没有节假日之分,没有上下班之分,时时小心谨慎,处处赔着笑脸,无非就是为了这几张纸而已。可就这几张纸,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品质,也决定了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。然而,这点儿钱能用来做什么呢?买不了房子,更养不了老。说句不吉利的话,一场小病就有可能把这点儿钱耗费干净。所以我的心里并不安稳。但不管怎么说,相比以前,我们还是进步了。

我提议找个餐馆和弟弟一起好好吃顿饭,算是团年。已经很久没有正经下馆子了。以前,如果我们要在外面吃饭,通常都是吃盒饭,或者在路边餐馆吃面条。

这次,我们点了四菜一汤。我们边吃饭,边商量着我们的未来。我对弟弟说:“现在,我们算是在悬崖边勒住了马。从明年开始,我们要让马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。”对于我们来讲,哪条路是正确的路呢?

我仔细分析过,我们这个建材经营部,实际上是一个搬运机构。我们赚的,无非是建材市场和使用单位之间的搬运费。我们的生存空间是很有限的。我认为,我们必须找准一个行业。先进入这个行业,然后再想办法站稳脚跟,慢慢发展。最后要在这个行业内有自己的地位。



我给弟弟列举了许多知名的公司,都是在某一行业内专注于某一产品,然后慢慢发展壮大。搞生产的有,搞经销的也有。而我们现在,东一榔头西一棒子,别人要啥就卖啥,一天到晚累得不行,但最终只能维持个生计。事实上,我们连生计都无法维持。维持生计最基本的东西——房子,我们有吗?

弟弟也清楚这一点,但苦于无法准确找到某个适合我们的行业。不管哪个行业都需要足够的资本,而我们没有。弟弟又列举了一些进入成本比较低的行业,我又觉得不合适。一顿饭吃了两三个小时,我们还是没有商量出个结果来。

2007年2月17日 除夕 星期六 晴

今天是大年三十,晚上,我回到了岳母的家。回家之前,我曾经做过一些挣扎。我犹豫着是不是像去年一样,找个借口逃离一年一度的家庭聚会。

但最终,我选择了面对。一是我比去年混得好一些了,心里有了一点点自信;另外,我觉得很多东西,坦然面对比逃避要好。

就像一个脸上长麻子的人,他可以选择用布遮住他的脸,但阻挡不住别人的议论:他之所以遮住脸,是因为他长有麻子。

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议论,越来越凶猛,最终大家便怕见此人。

我现在的境况,就像一个脸上长有麻子的人,想努力地遮住自己的脸。

惊悚悬疑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身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勘探队员,我们被秘密选调到某地质工程大队。一纸密令,我们不明确的、不明地点、不明原因,来到最老到的地质工程师都不能确认的中蒙边境原始丛林——该书描述了地心1200米深处令人窒息的秘密——勘探队员永生难忘的地质实录。整个故事神奇诡异,悬念迭出。

我们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

和我同帐篷的两个人,一个年纪有点大,是上世纪20年代末出生的,来自内蒙古,似乎是个有点小名气的人,他们都叫他老猫,真名好像是毛五月,我说这名字好,和毛主席一个姓。另一个和我年纪一般大,大个子膀大腰圆,一身的栗子肉,蒙古族,名字叫王四川,黑得跟煤似的,人家都叫他熊子,是黑龙江人。

老猫资格最老,话也不多,我和熊子东一句西一句唠,他就在边上抽烟,对着我们笑,也不发表意见,不知道在琢磨什么。

熊子是典型的北方人,热情不夹生,很快我们就称兄道弟了。他告诉我,他爷爷那一代已经和汉族通婚了,一家人是走西口到了关内,做马贩子。后来抗战爆发,他父亲参加了华北野战军的后勤部队,给罗瑞卿养过马,解放后又回到了黑龙江老家,在一个煤矿当矿长。

他因为这层关系才进了勘探队,不过过程并不顺利。那时候国家基础工业建设需要能源,煤矿是重中之重,他老猫的后半辈子就滚在煤堆里了,偶尔回家,也是张嘴闭嘴矿里的事情,连睡觉说梦话都还是煤,他老妈没少为这事和他爹吵架,所以他从小就对煤有强烈的厌恶感。后来分配工作的时候,他老爹想让他也进煤炭系统,他坚决拒绝了。当时他的梦想是当一个汽车兵,后

来发现汽车兵是另外一个系统的进不了,最后在家里待业了半年,只能向他老爹妥协。但是他那时提了个条件,希望在煤矿里找一个最少接触煤的行当,于是就进了矿上的勘探队,没想到干得还不错,后来因为少数民族政策被保送上了大学,最后到了这儿。

我听着好笑,确实是这样,虽然我们是矿业的源头,但是我们接触到矿床的机会确实不多,概率上说,确实我们遇到煤矿的概率最低。

他说完接着就问我家的情况。我的家庭成份不太好,这在当时不算光荣的事情,就大致告诉他普通的农民。其实我的爷爷辈也确实算是农民,我祖上是山西洪洞的,我爷爷的祖辈是贫农,但是我爷爷据说做过一段时间土匪,有点家业,土改的时候被人一举报,变成了反动富农。我爷爷算是个死性子,就带着我奶奶我爹我二叔跑了,到了南方后让我爹认了一个和尚做二舅,随着那和尚才把我爹我二叔的成份定成了贫农。所以说起我的成份是贫农,但是我爷爷又是反动派,这事情在当时算是可大可小的事情。

聊完背景又聊风土人情,聊这儿发生的事,我们一南一北,一蒙一汉,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说,好在我们都是吃过苦的人,熬一个夜不算什么,第一个晚上很快就这么过去了。

第二天,营部就派了个人来接我们,说是带我们去去了解情况。我对那人的印象不深,好像名字叫做荣爱国,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的样子(搞勘探的,风吹雨淋,普遍都显老,所以也分辨不出来)。这个人有点神秘兮兮的。带我们四处看也是点到为止,问他问题他也不回答,很是无趣。

从他嘴里,我们只听到了一些基本的情况,比如说七二三其实是三年前就开

始的项目,但是因为人员调配的原因直到今年头上才开工云云,其他就是食堂在什么地方,厕所怎么上之类的生活问题。

之后的一个月,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,我们无所事事地待在营地里,也没有人来理睬我们,真是莫名其妙,老资格的人后来忍受不下去,在我们的怂恿下几次去找荣爱国,却被各种理由搪塞掉了。

此时我们已经严重感觉到了事情的特殊性,大家都人心惶惶,有些人甚至猜测是不是我们犯了什么事情,要被秘密处决掉了?这种事情样板戏里很多,我们听了传言只能心里直发涩。

当然更多的是一些无意义的猜测。内蒙古的秋天已经是寒风刺骨,南方过来的人很难适应,很多人都流了鼻血,在我记忆中,那一个月我们就是在火炉炕上,一边啃玉米窝头聊天,一边用破袜子擦鼻涕度过的。

一个月后,事情终于出现了变化,一个星期三的清晨,我们迷迷糊糊地重新被塞上了卡车,和另外两车工程兵,继续向山里开去。

此时我的心情已经从刚开始的兴奋和疑惑,变成了惶恐,透过大解放军车的篷布,看向临时架起的栈道外连绵不绝的山峦和原始森林,再看看车里工程兵面无表情,气氛变得非常僵硬。所有人都没有说话,大家都静静地靠在车里,随着车子的颠簸,等待这一次旅途的终点。

山里的路都是工程兵临时开出来的,一路上到处可见临时架起的桥和锯断的树木,不过这种临时的山路,依然和真正的路有巨大的差距。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沿着山脚走,很多地方,都只是开出一道树木间可以通过的“空隙”而已,一路上的颠簸和曲折,已经不能用语言来形容。

